遥远的娘家的阳光

欧阳明勇

柑子树上结干材，爷在河边搭信来：要你打崽莫打女，女在身边冇多年，崽在身边万万年；石头开花难得转，女子嫁出难得回。

《童谣一》

棘木柴，棘木花，棘木柴姐姐结果花；果甲娘娘养甲娇娇女。好久嫁，初一嫁；好久回，初二回。娘娘盼女回，哥哥盼妹回，扎起裤脚捞鱼回……

《童谣二》

鸭崽崽，穿红鞋；叽叽嘎嘎到哪来，寻娘来；娘在河边洗韭菜，爷在湖北搭信来：打崽莫打女，女在身边冇多年，崽在身边万万年！

《童谣三》

姑姑刚从河边洗完衣服回来，在堂屋一侧晾完衣服，望着门口的大樟树发了一会儿呆。樟树上1958年的太阳光透着饥饿的神色。

姑姑晾完衣服就看见门口站着几个人，心里咯噔一下。忽然姑姑觉察到两只热辣辣的目光，比太阳光还炽热。她忽然脸红了，迎着目光上去。一个男青年朝她笑了笑，瘦高的个子，笑起来露出明媚的虎牙。

奶奶叫住姑姑，满妹儿，过来歇会，给客人倒水。姑姑给几个客人倒了井水，每人还放了一匙糖。客人们笑眯眯地盯着她。客人和奶奶聊了几句，就走了。

客人走后，奶奶问姑姑，满妹儿，你觉得这个徕几嘛样？

姑姑说，哪个？关我什么事！

奶奶说，还有谁？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人家是来看你的。姑姑不说话了。

没多久，男青年就成了姑父。

成家没多久，姑姑就生了两个孩子，都是女孩。姑父没什么，每天抱着小女孩，往脖子上一放，自己做马"哒哒"跑起来了，自己还笑得合不拢嘴。他常常说，能娶到宜河边的仙女，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可姑姑的婆婆还是心里不高兴，脸上也不爽。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婆婆要求姑姑一定生个带把的，有事没事动不动甩脸色给姑姑看，说话时话里有话，拿个东西也砰砰作响。姑姑很憋屈。每回家一次，姑姑与奶奶说着说着，就流下眼泪。渐渐地，姑姑很少回家了。奶奶说，满妹儿这是心思重了。

好在姑父疼爱姑姑，两口子还甜蜜，日子就不紧不慢地过着。

谁料姑父忽然染上重病，很快去世。姑姑哭得死去活来。没几个月，婆家就做主把姑姑嫁了，是婆婆的亲戚。

姑姑带着两个女儿嫁到第二个姑父家，就在对河。但姑姑仍很少回娘家。奶奶对外人说，隔河千里，她回家不方便呢。奶奶给姑姑找了很多生男孩的偏方，托人送到对河去。姑姑也争气，很快怀上了。她还特地出了趟远门，到了南岳烧了香。不料生下来，却还是女孩。孩子满月，奶奶去看姑姑。姑姑和奶奶说着说着，眼泪就不争气流下来了。奶奶说，满妹儿命苦啊。姑姑说，咯是我命里带来的，我也不怨谁。

后来，姑姑终于生下一个男孩。没多久，姑姑就坐着渡船回到娘家。

奶奶抱着外孙亲了又亲，还非要到柴垛里捉了一只正在下蛋的母鸡，杀了给姑姑补身子。伯伯、叔叔也到自家池塘里捞鱼。整个家里喜气洋洋，弄得像过节一样。

这以后，姑姑脸上笑容多了，但回娘家的次数仍然很少。再到后来，奶奶过世了，姑姑回娘家更少了。

如今，八十岁的姑姑腿脚不方便，根本走不动，几乎很少迈出家门了。她的娘家的阳光，在遥远的河的对岸竹林上面摇曳生辉。

触摸到春天

雷龙平

一块滚烫热土
时刻感受你的
新时代

我看见
人们挥汗如雨
浑身挂满了印痕
照亮了太阳的泪眼

我听见
群鸟纷纷惊起
带着浩歌和捷报
四处飞散

岁月丈量大地
勤劳和智慧托起"中国梦"
城市客厅与美丽乡村交相辉映

领头雁引领方向
征途回荡催人奋争的鼓角
缭绕不绝的余音

高歌总部经济和核心商圈
这串环绕颈脖的玉坠
发出璀璨的光芒

特色小镇穿着生态新装
绿道刮遍田园风
雄鹰新城蓄劲出发
工业园机器轰鸣
金融小镇步伐铿锵
衡岳山水盘旋展翅高飞的神鹰

拥抱新时代
承续壮丽新篇章
面对见证历史的蒸水和湘江
抒写实力、魅力、活力

雁翔唐烟宋云的江南
我沿路吟唱
颤抖的手指一寸寸探去
分明触摸到了
这个春天

乡下的事

贺楚建

小时候，我在乡下长大的，是在苦海中爬行过来的。虽然那时候农村一年四季生活艰苦，但我的心情一直愉快。因为我钻进风雨、越过山坡，可以看见那憨厚的父老乡亲朴实善良真实的生活。

在我的记忆中，那时乡里壮劳力每隔一段时间要到煤矿挑煤炭。有次村里的几个男人们与我家邻居肖队长深更半夜结队，奔往60里外的煤矿。因那时家家都穷，粮食都不够吃，每人只带了点米饭和路上一天的生活费。忽然，不知怎的，在山间小道上行走时，肖队长的脚一偏，米饭摔到路边的水沟里，他懵了。平时肖队长热心肠，所以大家都尊敬他。在大家的安慰下，肖队长在一片笑语中继续前行，来到了煤矿。吃饭时，肖队长发现自己的箩筐里居然有一碗米饭，再看看其他人，来时伙伴们碗里的米饭堆成个小山，现在平平的，他眼眶湿润了……在推让之中，他接受了大家的关爱。回来的路上，因各人体力不同，大家又以接力棒的形式把煤挑回到了家。回家后，肖队长拿来了酒，邀请大家热闹一番，算是感谢。

乡下那时过春节，家家户户有杀年猪的习惯。那时经济落后，一年到头根本见不到肉星，只有到了杀年猪的时候，人们才能吃上一顿肉。那年我家杀了年猪，妈妈想了想：做人要懂礼节，平时村里的人都帮过自家一把，也没表示感谢，现在该是时候了。妈妈拿着诱人的猪肉，走进厨房，锅铲响成一片。不一会，妈妈做好的丰盛的"猪肉宴"上桌了，爸爸邀请屠夫和邻里乡亲来到家里吃"杀猪饭"，我也拿起饮料杯子与他们一起共祝生活美满、幸福安康，丰收的喜悦溢于言表。那时人们也实在，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妈妈见阵势又煮了一碗肉添上桌。酒足饭饱后，妈妈总还要割点肉送给他们。乡亲们握着爸妈的手，连连说："意好水也甜！意好水也甜！"那气氛，其乐融融，那场景，满屋飘香。其实，幸福就那么简单，在一片欢声笑语中，渲染出辞旧迎新的年味。

蓖　麻

黄孝纪

这真可称得上是一件件艺术珍品。

抓一捧蓖麻种子，散开在桌面之上，细看起来，绝无两粒是完全一样的。它们那小指肚似的椭圆外壳，饱满，光洁，滑溜，有着墨绘般的天然纹饰，或像京剧人物的花脸，或像中国传统艺术作品的云纹，线条流畅，变化无穷。其着墨深浅，点染浓淡，或繁或简，随处飞白，尽得中国画之精髓，又非人手所能及。在故乡的土地上，若来一场植物种子的选美，蓖麻将当之无愧拔得头筹。

小时候，蓖麻是故乡十分常见的一年生草本植物，形同小树。那时村旁的坡地上，茅厕边，溪圳旁，到处有着它的身影。尤其是在我们村边小学的附近，蓖麻更多。

学校只有一年级和二年级，是一栋两间两层的砖瓦房，窗檐口各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红字泥灰浮雕，与古老而规模宏大的黄氏宗祠侧墙，仅隔着六七尺宽的青石板巷子和石砌水沟。巷子和水沟的上空，是木梁板搭建的栅栏式阁楼，一架木板楼梯靠校舍一侧，连通二层的两间，那时用作老师的办公和住宿。每当挂在栅栏上的那一截竖条状厚铁块，发出老师拿小铁锤不紧不慢敲击的上课铃声"当，当，当……"，我们赶忙从疯玩的四处急奔而来，跑进下面的教室里坐端正。不一会，木楼梯上"咚咚咚"下楼的脚步声响了，是老师拿着课本和粉笔盒下来了。

那时我的班主任是刘金人老师，他是附近小村朽木溪的人，民办教师。平日里，他早上走两三里来学校，下午放学后步行回家。有时候，他也走路回家吃午饭。他喜欢给我们讲故事，尤其是在放学前，常带着他那本发黄的厚书，坐在讲台上讲《林海雪原》，津津有味，我至今不忘。

学校旁边，有一条水圳流过，常年碧水盈岸。水流里，时见鸭鹅浮游，或者屁股朝天，头颈钻进水里啄食，或者拍打着翅膀，嘎嘎大叫。岸的另一侧，是一带长长的陡坡，长满青草。

暮春时节，刘老师会带着我们上劳动课——种蓖麻。我们从家里带来草刮子或者二齿小锄，在水圳边的这片长坡密密麻麻挖小坑，放进蓖麻子，掩土盖上。

蓖麻发芽生长，渐高渐大。那时山村植物繁盛，各种古树、大树、小树、花草，多得很。对于蓖麻的成长过程，我们似乎也没有太多的格外关注。到了盛夏，坡地上、水圳边，满是高大的蓖麻树，青青的杆子笔直，粗如锄柄。蓖麻的叶子很大，像一面面巨掌，周边开裂成多个尖长的绿齿，状如枫叶和梧桐叶。它的叶柄也长，简直就是一根细长的小管子。

最吸引人的，自然是蓖麻的花和果。在梢头的叶间，花柱直立着，繁花朵朵，金黄鲜艳。蓖麻结果之后，颗颗滚圆，密密麻麻，浑身遍布尖刺，活像绿色的枫球和板栗球。

刘老师讲，蓖麻球成熟之后，取出里面的蓖麻子，交给国家后，能打出蓖麻油，造飞机能用上。我听后，觉得蓖麻很是神奇。偶尔在晴远的碧空，看到一架大鸟般的飞机渐渐远逝，最终变成黑点，融入云间，就觉得这飞机肯定也是喝过蓖麻油的。

以后，摘蓖麻球，晒蓖麻球，拣蓖麻子，也是我们好玩的劳动课。至于那些有着无数花纹的漂亮蓖麻子，是否打成了油，给飞机喝了，我们不得而知。

不过，还有很多蓖麻子，是散落在了地里，因为年复一年，在我们不曾播种的那片坡地之外，依然会有一棵棵蓖麻长出来，长得枝繁叶茂，亭亭如盖。也有一些蓖麻子，被村里人采了去，丢进柜子箱子的角落。哪天家里有人手脚被荆棘刺了，刺得很深，无法用缝衣针挑出来，就找出一两粒蓖麻子，锤烂了，敷在患处。隔一夜，那深刺就被蓖麻子的药力给逼出来了，还消肿止痛，真是奇迹！